



走进大秦岭

——中华民族父亲山探行

王若冰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大秦岭：中华民族父亲山探行

王若冰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0

(大文化旅游系列)

ISBN 978-7-5360-5077-8

I. 走… II. 王…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9672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技术编辑：赵 琪

平面设计：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中山市逸仙路)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40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走进大秦岭

宁静山谷 …… 132	193 …… 潼关之痛
秦腔的味道 …… 135	197 …… 卷四 诸葛亮的秦岭
含冤的陈世美 …… 137	197 …… 一抔泥土
第三章：云横秦岭家何处	200 …… 祁山堡落日
卷一 迁徙与流放 …… 143	204 …… 英雄的黄昏
大槐树情结 …… 143	第四章：伤痛与高度
秦岭山中的“联合国” …… 146	211 …… 卷一 楚河汉界
落魄之后 …… 151	211 …… 秦楚分界墙遥望
柵民 …… 154	214 …… 宋金版图上的弧线
卷二 苍老的古道 …… 156	218 …… 落难英雄
苍老的古道 …… 156	220 …… 白莲美教主
残碑上的祝福 …… 160	224 …… 秋雨赤眉镇
杨贵妃逃亡之路 …… 163	226 …… 卷二 血色秦岭
穿越秦岭的荔枝 …… 166	226 …… 土匪
逆褒河而上 …… 169	233 …… 恶魔王三春
行走在悬崖上的人 …… 172	236 …… 忧郁的龙驹寨
卷三 废城 …… 174	240 …… 屠城
接近老县城 …… 174	244 …… 鬼子
天子码头 …… 179	247 …… 卷三 灵魂的高度
石头城 …… 183	247 …… 博望村纪事
废墟上的记忆 …… 186	250 …… 成纪李氏
衡家大院 …… 189	254 …… 宦官蔡伦

流亡路上的杜甫	258	281	卷五 时光的影子
最后的英雄	262	281	一个人的寺庙
怀想商鞅	264	283	烈女
卷四 君子风度	267	288	割肝医母
君子风度	267	290	石壕村即景
英雄神仙	270	293	水殇
人格的利剑	273	296	佛坪的伤痛
四个女人和她们的梦	276		



我所了解的秦岭

(代序一)

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生活在西秦岭北坡,但对秦岭山脉进行一次文化考察,是不曾设想过的。

2004年5月在兰州参加第二届甘肃诗会期间,和《人民文学》杂志社陈永春老师闲聊,他说你生活在秦岭,何不写一本关于秦岭的书?陈老师的一句话当时就提醒了我:作为横亘中国内陆的文化和地理分界岭,自秦汉三国到宋元明清,发生在秦岭沿线、直接影响过中国历史和文化进程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更何况,幼年坐在家乡村口的麦场上所看到的苍苍茫茫、如巨浪奔涌的秦岭形象,已经成为我衡量世界上所有山岭的一种尺度——至今我都固执地认为,真正的山岭,就应该如秦岭一般,不仅具有汹涌高矗的形体,而且具备神秘莫测的灵魂。

这些年作家也如商人,抢山头,占地盘,极尽豪华精美的各种旅游书几乎写尽了全国名山大川。但从兰州回来在网上一搜,竟发现汗牛充栋的中国出版界,至今还没有一本全面反映秦岭人文历史的书。于是匆匆忙忙两个月的准备之后,便于2004年7月6日踏上了走访秦岭之路。

我出发那天,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秦岭访谈》西线摄制组也在麦积山石窟举行开机仪式。

司马迁无意中说出“秦岭,天下之大阻”这句话出现之前,秦岭被称为“南山”,更早的古代典籍,则把秦岭和祁连山通称为昆仑。根据台湾学者的观点,广义的秦岭是指西起陇南山地,东至河南伏牛山区,北及渭河南岸,南到剑门关和神农架山区,包括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河南在内,如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内陆腹地的这条山岭。所以2004年7月至9月整整一个酷热难耐的盛夏,我一直奔走在汉江和渭河之间那片高峻挺立的高地上。

两个月时间,六十个日日夜夜,我坐遍了各种可以代步的所有交通工具,走过了甘、陕、川、鄂、豫五省五十多县的一百多个乡镇。与中央电视台《秦岭访谈》摄制组庞大的摄制阵营,前呼后拥的迎送队伍相比,一个人在苍茫山岭之间的行走,实在是太渺小了。然而,正是这种沉默、孤寂的进入,却使我有机会触摸到秦岭的灵魂和精神。那些日子,我举目所至,抬腿所及之处,都是高耸无际的山峦、幽深阒寂的峡谷、纵横蔓延的林莽。每当攀上一座静默在天地之间的高峻峰岭,徜徉在隐匿于高山密林之间的山间溪流之侧,或者置身于那些早已荒废的古城镇、古村落、古战场、古蜀道之际,我的内心和情感就会被一种穿越千年时空的苍茫浩渺笼罩。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不是行走在当代,而是在一条浩浩荡荡,融汇了数千年甚至数十万年民族精神情感的江流上逆流而进,透过茫茫林海、起伏山峦,我能够看到

大地湾人、半坡人、蓝田猿人、郧西人和仰韶人在荆莽遍地、天荒地老的远古时代打磨石器，狩猎捕鱼的朦胧身影；俯拾起一片沾满时间绿锈的残砖断瓦，我能够感受到伏羲、女娲、炎帝神农、轩辕黄帝——这些华夏氏族童年时代的神圣在日月昏暗、天地混沌的背景下召唤华夏故国第一缕文明曙光之际神秘、壮阔、震人心魄的场面。还有春秋战国、秦汉盛唐，这些风云际会、开启并凝铸一个民族大疆土、大气象、大魂魄的时代风雷，也会于我凝思沉默之际带着粗砺、神秘的速度，从林莽覆盖，至今荒老荒寂的秦岭上空奔涌呈现，向我提示一个民族高贵丰满灵魂孕育、成长的全部历程。

于是，每当夜深人静，行走暂时滞留于某个灯光黯淡的山间客棧，我的思绪会越过黑暗中神秘莫测的起伏山峦，在星光低垂的秦岭上空收住翅膀。我已经被秦岭的光芒照耀得通体发光的灵魂，会在暗夜深沉的中国内陆上空自由飞翔。就在我透彻的目光越过西衔青藏高原，东临波光汹涌的大海，北抵蒙古高原，南越南岭山脉的中国内陆的那一刻，我惊讶地发现，茫茫大地，群峰林立，气象万千，然而最为高大雄矗，让我震惊并激动的文化峰岭，竟就是今夜我安睡于她博大怀抱的秦岭山脉！

这种发现常常让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被灿烂星光抬升了的群山，像历尽跌宕与起伏的古老时光的遗迹，将我的情感与记忆再次指向历史纵深处：自西秦岭岷江与祁连山的断裂层开始，我看到了一个来自青藏高原东缘湟水谷地的古老民族向东、向南迁徙的漫漫长途上，在汉江和渭水之间这块高峻绵延的山岭留下的精神光芒：华夏民族历经漫长迁徙与融合之后，在北秦岭与渭河之间寻找到的第一片生存乐土、打制的第一件石器、点燃的第一颗火种、烧制的第一件陶器、播种的第一粒谷物、刻画的第一个记事符号、构筑的第一座房屋……在这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第一个封建制国家、第一个东方帝国，都诞生在秦岭温暖宽厚的怀抱里；还有老子、秦始皇、刘邦、刘彻、李世民，他们成就的千秋伟业，哪一个不曾经获得过巍峨高耸秦岭的荫庇？甚至，我们这个民族存留至今的称谓——“汉”，也是在秦岭汉水之间孕育并最终被确认的。

西方人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但在秦岭行走的那些日子，我一天比一天坚定地认为，这条横卧中国内陆腹地的茫茫山岭，才是华夏文明的光源所在、中华文明的生发地和存留之所。尤其是在走过秦岭沿线五省五十多个县一百多个乡镇，目睹并见证了保留在那片神秘荒蛮的丛林深处的精神秘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和现在，秦岭负载了我们这个民族从童年到青年、壮年所有文化精神的重量与经历。如果要归结出一种可以涵盖、容纳中国历史文化的文化载体的话，那么除了黄河、长江这两个象征性喻体，也只能是秦岭了——如果说黄河、长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话，秦岭则是一个民族历史情感、现实遭际堆积起来的山岭。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秦岭是中国南北方文化，东西部文化交融、形成和相互渗透的一个结，一个聚合点和交汇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部与东部，北方与南方政治、经济、文化在相互征服，互相融合过程中，这座高峻的山岭就像一位襟怀宽广、仁慈睿智的圣贤，将秦风楚曲、巴蜀风情，都融会到了那片至今丛林莽莽、高山阻绝的山岭之中。即便是现在，在我一路匆忙而无序的行走中，我们仍然可以从秦岭山区人们平凡而习以为常的生活

细节中,寻找到秦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和关陇文化,这些构成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元素的真实状态。它存活在那些散乱地生活在高山之巅、密林深处、山间坪坝的山里人的情感与血脉之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我在一次又一次与他们的交往与交流中扼腕遐思,重新拾掇起一个民族正在被时光慢慢消耗的精神和情感秘密。于是我意外地发现,历经那么多晨昏岁月,这条挺立在中国内陆腹地的苍茫山岭,对中国传统文明和汉文化的生成与培植,对以关中和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秩序的建立、确认的意义,远比一座巍峨高山阻挡了南下的寒风、北上的暖湿气流重要得多。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的曙光正被现代文明的阴霾吞噬殆尽的今天,古老的自然崇拜、传统的生活习俗、一脉相承的精神信仰、南北方和东西部文化交融的文化传统,不仅至今还存活于秦岭深处,而且根深蒂固地渗透在山里人每一个生活细节里。所以从秦岭归来的这些日子我愈来愈坚定地认为,秦岭山区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母床和发生地,而且是当今泱泱中国大地真正从意义和形式上,保留、保存、维护着原汁原味的汉文化传统的最后一块净土。我甚至试图说出一种尚未梳理和论证的文化概念——秦岭文化。

我不是文化学者,以我的学识和能力要写尽茫茫秦岭穿越数千上万年时空的历史文化精神,实在是力不从心。然而秦岭归来的两年多时间,我发现自己的情感和灵魂已经被这片苍茫山岭征服。在各种可能的场所,我都会竭尽所能地向我的听众和读者抒发我对茫茫秦岭的钟爱之情,以及我正在思考并试图表述的“秦岭文化”的真正意味。在无数恍惚的梦境,我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些弥漫着茫茫历史烟云的古遗址、古战场、古城废墟上徘徊、驻留、漫游——我多么渴望能够破解这座沉默地挺立在苍茫中国大地上的高峻山岭历尽沧桑的内心情感和精神秘密!为此,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先后六次进入秦岭腹地,寻找两年前我在秦岭山区所体验过的那种让人神醉情迷的感觉。意识朦胧中,我感觉到挺立在中国内陆腹地的秦岭,正在以它高矗伟岸的形体,在长江、黄河之间为我们提示一种期待我们实证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就像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一样千姿百态,多姿多彩,色彩斑斓。其间,道教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兵戎文化、土匪文化、移民文化、宗族文化,相互映照,互相渗透,并在这片林莽覆盖的山脉之间重新组合,反复积淀,成为传承古老的秦岭文化的精气 and 血脉。万物有灵,倾心灵魂关注,重祀好巫,相信来世,以及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中国宗法性文化传统,仍然根深蒂固地存活在秦岭山区,并成为秦岭文化的一大特征。在旬阳境内的红军乡,人们表示对红军战士崇敬之情的方式,是尊其为神,祈祷他灵魂能够在香火中得到永生;一块来历不明的石头、一棵历经沧桑的老树、一个神秘幽深的洞穴,都可以成为人们映照自己灵魂的圣物,经年四季披红挂彩,接受过往行人跪拜。在这条被长期的战乱、灾害和无休止地迁徙、流亡笼罩着的茫茫山岭上,人们对高不可攀的神祇和神秘莫测的灵魂,至今都充满了真诚的敬意。

穿行在秦岭的那些日子,让我感到最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在来自印度的佛教寺院遍布大江南北的中国大地,只有这条盘踞中国内陆腹地的山岭,却顽强而固执地保存着真正本土化的中国传统宗教——道教的全部传统。绵延一千五百多公里的秦岭两侧,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总有供奉玉皇大帝的道观,或者大小不一的土地庙、山神庙、水神庙,而曾经紧贴着秦岭北麓沿丝绸之路渐次东进佛教的气息,却是那样的微弱。从当年秦国边防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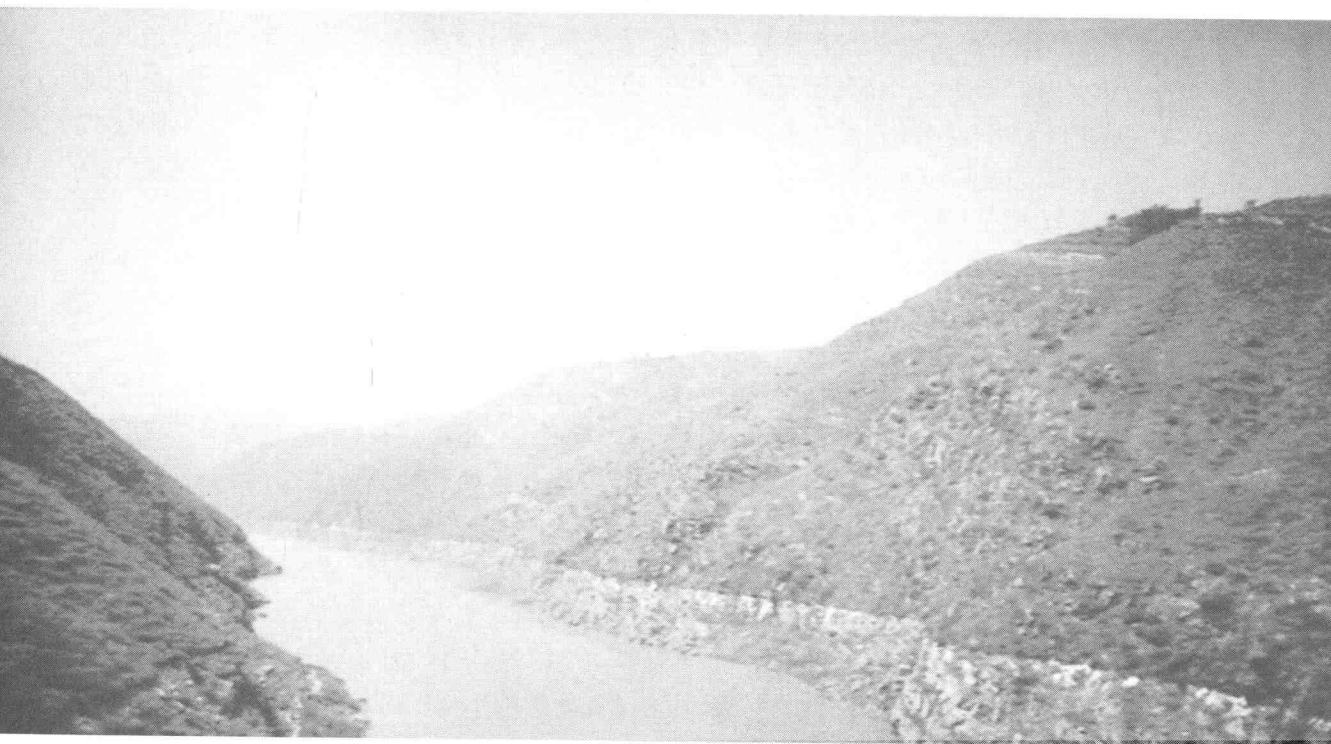
尹喜挽留老子写下道教最初的教义蓝本《道德经》开始,到老子在楼观台设坛讲经、张鲁在汉中拉起“五斗米教”的大旗,道教从孕育到诞生到形成游仙云集的终南仙境、盛极一时的皇家寺院武当山,其所经历的兴衰荣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秦岭。于是,道教文化也就成了秦岭文化的根本和根基。那些在无休止的迁移、灾荒、战乱、匪患中出没于丛林深处的人们,在无奈的求生路上,就这样以最为平朴、自然、真实的方式,将一种中国式宗教传统,一代一代延续了下来。

一座山脉的高处在大地之巅,一个生命的高处,是灵魂和精神的高地。两年前,从古倘骆道秦岭大梁望见秘藏在群山深处的周至老县城沉重隐约的城墙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是那些充满传奇和征战,苦难和幸福,大喜大悲,大起大阖的经历,让秦岭拥有了可以标榜一个民族精神和情感高度的高迈灵魂。所以相对于我已经怀有的对秦岭的感情来说,这本书也只能算是我在秦岭之间徜徉、驻留、徘徊期间捡拾到的一块多少留下了一些岁月痕迹的石头,而对于这座凝结了太多的历史文化情感的山岭的认识和理解,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尚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所以在两年前考察结束之际,我就期待着再一次走进这座如我睿智沉智的父亲一般深邃博大、令人仰慕的山岭。

我还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和我一起走进这片苍茫山岭。

作者

2006年12月于天水城南



遥望与想象

——对王若冰先生走秦岭的致辞(代序二)

薛林荣

我所尊敬的王若冰先生怀揣一抔取自诸葛军垒的土样,开始探访秦岭山脉的时候,我正在河西走廊仰望身旁白雪皑皑的祁连山。我是多么渴望能和先生一道,沉入绵长深邃的秦岭腹地,作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以此对我们身边的这座中华民族的父亲山表示感念与亲近,并洞悉其间巨大的生命秘密。但我在河西一目十行地阅读戈壁与草原、牧人与经幡,先生却在河东逐字逐句体味秦岭之沉雄廓大,粗细之间不可同日而语,如之奈何,复夫何憾!

对秦岭人文、地理、历史及社会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并进而以一己之力探询秦岭的魂魄与精神,先生始作俑焉。先生奔波于秦岭脉系之间时,夏日正酣,挥汗成雨。从河西归来,我不及整理甘州、肃州之风物民情,却在地图前持尺戒丈量秦岭之短长,揣度先生现在行于何处,作何妙语。秦岭之山大矣哉,多少平凡的事物待先生去点化,多少被点化的事物给先生以震撼,我与先生未通一言,但已经想象到白云深处之秦岭人家,因有了先生之才思情致而呼之欲出,成为纸上流动的风景和言语之间被细细评判的某种精神。

几乎在先生向秦岭余脉齐寿山进发的当天,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秦岭探访”节目组也兵分两路,分别从东部和西部出发,以期进行“一次南北地理分界的全程穿越,一次探访中国龙脉的新奇之旅,一次影响广泛的人文地理行动,一次全景直击秦岭的现场报道”,和这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影像军团相比,先生形单影只犹如倒骑于驴背的唐代瘦削诗人,比如说那个杜甫。“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啊,先生此行,正是要去寻那秦岭空谷中之环佩之音。比之于浩浩荡荡、镁灯频闪的探访队伍,先生行于秦岭山路间,犹衣锦而夜行,不事招摇而乾坤自知。倘若车水马龙的秦岭探访节目组犹如秦岭遇到的一块移动的巨大冰川,那先生就如冰川间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地表的水柱。冰川过处,苍海桑田;水柱涡漩,则入石三分——在地球的冰川纪时代,这样的水柱往往形成历万年而不毁的石臼。

我对先生秦岭探访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在后者的节目中,主持人一览无余的功力欠佳和采访者顾此失彼的猎奇品性使我味同嚼蜡。当西部频道不遗余力地关注花草草瓶瓶罐罐的时候,我从先生发回的仅有的几篇报道中获悉,先生将采自诸葛军垒的土样撒入了勉县武侯墓,并从武侯墓青草离离的坟墓上取下一抔坟土,拟播撒于天水诸葛军垒,于是甘肃天水与陕西勉县之间,暗暗有了一股难辨的线,像血缘一样牢固又亲切;先生在汉中遇到了寻找石头灵感的南郑谷阳兄弟,那所修竹掩映的院子有音旨清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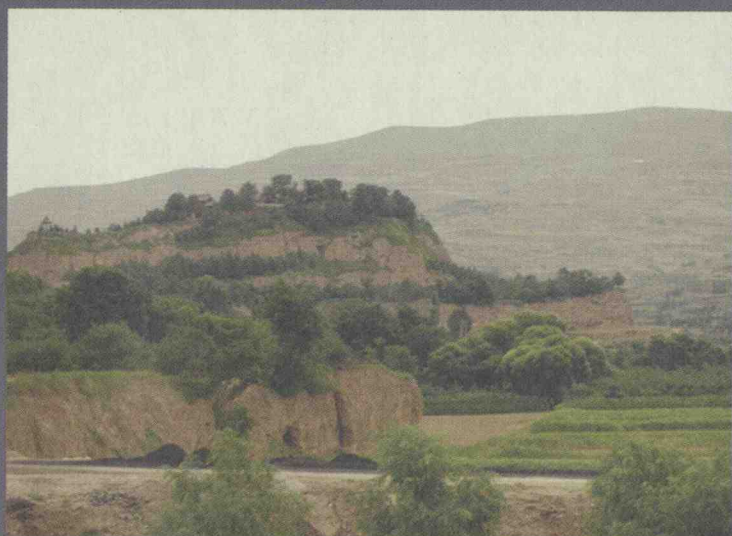
石质小提琴之声；先生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看到了历代史书失载的西周时的分封小国——古弓鱼国的文物，并对这一“中国的玛雅文化消失之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先生在宝鸡对一个消失了的古国的注视，几乎同时复燃了我对那些长期关注的没于草莽、湮埋地下或沉沦水底的巍巍古国的追忆：给国王带去坏消息会扔掉喂老虎的中亚古国“花喇子模”、被蒙古追杀而将公主丢在战场上的黑鞑靼、称雄西土的仇池国，还有，以极其古怪的文字难住了大唐皇帝的渤海国……今天，又看到了先生注意到的这样一个古弓鱼国！真是腰缠十万贯，骑鹤入秦岭，先生以高度富足之精神观照秦岭，触物则思古，见景则生情，虽未伏案思量著述，却已遗下其为人、为文之文化密码了！

先生此行从齐寿山起身，沿勉县、汉中、宝鸡一路走下去，每见到先生通讯稿一件，知其又向前推进一站，有时不免嘀咕：先生风雨兼程，是否赶得快了一些？先生是以寻求赋有精神和信仰文化意义的自然系统的秦岭和人类文化的秦岭为旨归的，不到秦岭云烟深处，不能解秦岭气象之大。熟稔的旅游秩序会破坏先生行走秦岭的意念。其实我知道先生心中始终有一条藏族山民那样的“封山线”，它具有禁忌的性质，是分割世俗与神圣空间的边界。它的上方，是先生精神高蹈的临虹款步；它的下方，是先生触目可及的温情的世间万物。

谨以此文祝王若冰先生探访秦岭满载而归。

2004年7月





第三章：云横秦岭家何处

卷一 迁徙与流放

大槐树情结

从内乡出来，原计划从宝天曼深入到伏牛山腹地——在内乡县城夏官镇附近有金矿带，还有许多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矿洞和死过不少矿工的万人洞。但从县城上车的时候，就下起了绵绵秋雨。到了夏官镇，大雨瓢泼，出租车司机没有人愿意冒险到与栾川接壤的深山里去，便只好从二郎坪转道西峡。

西峡曾经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恐龙蛋化石群。也许是在我到达之前，中央电视台《秦岭访探》节目已经大张旗鼓宣传过的缘故，我在县委宣传部寻找资料时，却被“我们西峡没有在水作宣传的必要”一句话拒之门外。失望之际，一看时间尚早，便急忙赶到汽车站，买了几个煮鸡蛋，直奔河南和陕西交界的浙川。

那天，我一直奔走在雨里，一天转了五次车，吃了六顿饭。

从西峡到浙川的司机姓叶，是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一见我那个模样，小伙子招呼我坐在副驾驶位子上，一路上和我聊了起来。我问小伙子老家时，小叶说：“老人说我们这地方人老祖宗都是山西大槐树下人。”



一缕炊烟，一片淡黄的麦田，提示着山林深处的人间生活。

陕南、豫西和湖北北部一带的秦岭山区山大林密，人口稀少。夏代以前，许多地方鸟途难通，猛兽出没，人烟稀少，只有一些较为开阔的河谷和山地上，杂居着古代巴族、华夏族和蛮夷部族。频繁的战乱，各部族之间的不断侵扰，再加上交通封闭等因素，唐宋以前，秦岭东南部山区大部分地方，仍然是华夏故土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柞水县志》记载，商代时期，柞水全县，迁徙到乾佑河和金井河一带的雍梁人和酆人（今四川丰都一带）不足五百人。就是到了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公元前221年，柞水全县也只有三百五十户，一千四百四十口居民。《山阳县志》在介绍历史上该县人口消长情况时说：“南宋之后，宋、金、元反复争夺陕南，丰阳（山阳旧称）被析为两半，鹞岭南部属宋，北部属金。迭遭战祸，死亡惨重，至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全县仅有一千三百二十户。明末李自成占据商洛，官府围剿更甚。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本县大荒，斗米二两，流离者十之八九，县城阅岁绝人踪，城内茂草深数尺。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全县仅剩八百多户，每户以五人计，也不过四千余人，少到极点。”

即便是现在，除了汉江沿岸开阔地带和汉江支流附近的山腰上，整个安康、商洛和十堰南部神农架地区，仍然地广人稀。从十堰到竹山二三百公里，我依稀记得，公路两旁只看到过三五座乡镇。我接触的当地居民，绝大部分也都是明清时期的外地移民。《十堰日报》专刊部主任李玉伟在介绍十堰历史时说，现在被称为汽车城的十堰，到1969年，总面积达一千零六十平方公里的市区人口也只剩有一千五百多人，而现在十堰城区人口已经接近六十万。

“我自己就是武汉移民。”李主任说，“其实在明清以前，整个秦岭地区没有多少人居住。历史上各个时期躲避战乱的流民、逃荒的灾民，明清两代政府强行实施移民政策遣送来的移民，才是秦巴山区真正的开发者。”

在汉阴，县委宣传部王涛送我的一本安康日报社副总编陈良学撰写的《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一书也认为，战乱、饥荒、逃避官府追迫，以及明清两代为了发展经济，调剂人口采取的一系列移民政策，是秦岭山区移民数量如此众多的主要原因。陈良学先生在探询明代移民的历史背景时引用《元史地理志》统计数据说：“据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的统计，整个兴元路（包括今安康地区全部及汉中地区之南郑、洋县、城固、西乡、褒城、凤县）在册人户两千一百四十九户，人口总计仅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人。”

朱元璋统一天下之后，二十多年的战乱，使中国遍地疮痍，国内人口锐减，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许多地方已经成了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从明洪武年间开始，政府决定在全国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政策。朝廷规定，全国各地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向人口稀少的地区迁徙移民。当时还是天荒地老的秦巴山区，自然是政府安置灾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山西洪洞广济寺大槐树下，被官府确定为办理迁徙手续的地方。为了欺骗百姓，官府告示说，除大槐树底下的人不外迁外，其余所有地方的人口，都必须按照官府差遣实施迁移。然而，就在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跋山涉水，来到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兵突然四面合围，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迁移全国各地。背井离乡的百姓，就这样在官兵押解下踏上了漫长的迁徙之路。

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民族大迁徙。

漫漫山路上，洒泪长嚎的男女老幼，在官兵押解下被迫踏上了茫茫迁徙之路。广济寺前